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泰伯篇」第四章。

【曾子有疾。召門弟子曰。啟予足。啟予手。詩云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夫。小子。】

「這種事五十歲以上才知道，生病就怕死，死也自己能知道個大概。曾子有疾，自古以來有生就有死，懂天道，性命就不一樣，孔子、曾子都知道人有死，而性常存。」我們的自性是不生不滅，永遠存在的，生死是指這個身體，我們身體裡面的六根根性是永遠常存的。「有人會問：你為什麼這麼說？《易經》只有爻而已，沒有文字，綜錯旁通，沒有一個文字，只有八卦。現今的人只講周公、孔子的小注，沒有講原文。孔子的小注有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精氣為物就是《大學》的格物，物來了，遊魂為變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實在是沒有死，若沒有聞道才不可以死。」

「道是什麼？孔子說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六合是上下四方，六合都充滿，就像佛家的遍布恆河沙界，卷之則藏於密，如何藏於密？」卷起來就藏於密。密，「密到看不見、聽不見才是密，眼耳二根接觸不到」。「孔子都知道」，知道本性，「曾子、顏回也知道大概。既然知道，為什麼不詳細說？因為六合之外，孔子存而不論，存是暫且存有著，愈說大家愈不懂，所以不說」，因為說了大家聽不懂。「六合之內，論而不議，若不辯不說明，裡面的真理還看得見，愈辯愈糊塗。例如《論語》，有數百家的注解，愈辯愈糊塗。曾子知道，所以不怕死亡，只怕有損於道。率性之謂道，本性為道，道有體有用，體是性，用是仁，孝為仁的根本，孝是第一。你們

要入道，必須在禮上走，仁是禮的根本，有老人就要孝，沒有老人也必須孝，如目連僧救過世的母親，就是儒家說的慎終追遠，要永遠追念，在孝上走。」

「行孝，以這個身體來論，有孝的始，有孝的終。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。身體不是我的，自己若當小人就是使父母變為小人，自己若當君子就是讓父母變為君子，所以說：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」，這是孝的開始，「連頭髮也不敢毀傷」。「你的身體除了身命，其中還有慧命，慧命由老師來的，但身體如旅館，愛惜旅館難道可以不愛惜其中寄存的主人嗎？所以損傷慧命也是不孝。」「有人問趙州和尚，狗子有沒有佛性？」狗有沒有佛性？趙州和尚回答，「狗有佛性」。「又有人問同一個問題，趙州答，無佛性。」另外一個人問同樣一個問題，那回答不一樣，一個答有佛性，一個回答沒有佛性。「佛法，若只說一樣話，就會不通。有陰便有陽，都是相對的。佛也說一元，也說相對；說空與色，這是相對，說中便是一元。不講中是邪見，你只知道非斷非常，不懂非空非色。不可以傷了孝道，傷孝道就是傷本性。」

『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啟予足，啟予手。』「啟予足，啟予手，看我的足與手」，我的腳跟手。「以手足一上一下代表全身，都沒有毀傷。為什麼沒有毀傷？《詩經》云，我不是臨時才如此完全，而是平素戰戰兢兢，心裡不安，小心謹慎，怕錯了。」

『《詩》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「什麼是戰戰兢兢？下頭說比喻，如臨深淵，站在深淵邊」，深淵的旁邊。「危險不危險？不要說站在深淵邊，你看了腿就發戰。」「如履薄冰，你們沒有見過，黃河邊到冬天結冰，可在上面騎馬，一立春就成薄冰」，冰就變得很薄了，「（一寸許），在上走，心中就要戰戰兢兢」，要非常謹慎，一不小心踩到那個薄的冰，冰破了，人就掉下去了。

「這裡說的是平素的時候，我們不能稱孝，你要學仁、學慈悲，就要從整天戰兢，怕你一下子說錯話、辦錯事。這還不行，只有身口而已，還必須防意如城，必須如禪家云，心如牆壁，內不能出，外不能入。心一動就是妄念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怕隨順妄念。一動念就要防備，功夫全在平時，同學們必須學學。曾子說，我的身體無毛病，這是我平日臨深履薄的功夫。」

『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，小子。』「而今，從今天。而後，往後我就死了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吾知，我都知道。免夫，免於損道，免損道的是我。小子，你們怎麼樣？小心身體，小心你的心，自己管自己，不必別人來管。」

「也有例外，比如上陣打仗，不是去打仗，而是去死。《孝經》說，戰陣不勇，非孝也。」這是為國家犧牲了。打仗就是準備去死了，這才是勇，勇敢。如果在戰陣不勇敢，那就不是孝了。「若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，那是小人喻於利，孔子絕不如此說。上陣若存著想死的心，以死為榮，準打勝仗，絕不會死，置之死地而後生。」

「吾為你們說這一章書，不是三家村的先生說的。」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